

潘金英 潘明珠著  
昭明出版社印行

太空  
香  
民  
同

暨大中文系惠存

馬國權  
六四

# 太空移民局



潘金英 潘明珠著

昭明出版社印行

封面設計：  
插 畫：陳漢沾

## 太空移民局 潘金英 潘明珠著

---

**出版：**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 
**發行：**香港灣仔莊士敦道51-53號  
兆豐商業大廈十三樓  
電話：5-292860（三線）  
**印刷：**濤文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公元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定價：\$10.00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# 奇妙的礼物

(代序)

十七個月，總在流動中，行踪無定，音訊難通。忽然接到你們的電報，你們的少年小說集，就要出版了！

這電報經歷了許多轉折，送到我的手裡。我喜極欲飛。我所喜愛的

作品，受到社會如此重視，特別感到興奮。

這封電報，對我真是一個奇妙的禮物。

許多人寫了許多作品，都沒有能夠出版。我十五歲開始寫詩，到三十四歲，才出版第一本詩集。有的人比我更晚。有的人一生也沒出版過一本書。

你們這樣年青，就能在書林裡豎起一棵朝氣蓬勃的小樹，就能在書園中開一叢清香甜美的奇花，就能通過文字跟千萬顆純真美好的心靈交流、歡聚。這一本小說集將在你們的生命中，留下永遠閃着光的紀念，將在你們的寫作生活中，成為永遠燃燒着的鼓舞。

這一本小說集的出版，對你們也是一個奇妙的禮物。

人與人之間，真難得像你們兩姐妹這樣親密，這樣合拍。在你們的諧調與投契中，不斷地產生着令人欣喜的作品。

很久以前，我寫過一首小詩「思想」：

思想就像一只飛梭

在你我的腦間奔波

一日織成一匹錦繡

一月織成萬丈綾羅

再染上五顏六色

再繡上千花萬朵

現在，這首小詩成了你們的寫照。你們真是太幸福，你們有着

太美好的前途。飛翔吧！給這人間多創造一些精神財富。

對於這個世界，你們的融洽與無比的合作，也是一個奇妙的禮物。

何連

一九八一·九·二〇 在旅途中

## 序

五年前在《突破雜誌》第一次舉辦的徵文比賽中，我們幾位當評判的驚異地發現了兩顆「小彗星」。潘金英和潘明珠當時還是中五的學生，她們以「籠中鼠」這短篇故事獲得中學組冠軍。評判員一致地認為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，我們都給它清新脫俗的風格吸住了。它的題材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來，很有真實感，卻不流於平凡和瑣屑；同時，年紀輕輕的作者卻能以寓意極深的意象將全文連貫，這種功力可不簡單！

頒獎那天來了一對梳辮子的姊妹，外表形象的清新純樸一如她們的作品。我看着這兩個可愛的女孩子，直從心底裏高興，高興在香港這污染的社會，還有潺潺清流。

她們說那是她姊妹倆第一次合寫的作品。以後她們常常合作，她們覺得從合作中不但得到樂趣，而且彼此在思想上刺激，在精神上支持，對寫作的幫助很大。金英甚至和妹妹約好，將來有了自己的家，也要準

備一間客房，讓妹妹不時來小住，繼續這種寫作上合作的生涯。

文壇上姊妹合作的例子不多，這也是一個佳話吧。

她們出身自工人階層的家庭背景，從小家裏給她們物質上的供應不多，然而一家人三代同堂很融洽地住在一起，氣氛十分溫暖。這對她們品格和價值觀念不無影響。她們在童年和少年時代也參予了家庭小工業的製作，學習着在勤勞中找尋樂趣。她們的生活與勞苦大眾的現實是緊密連在一起的。這些都反映在她們日後的作品中。

《突破少年》創刊以後，我鼓勵金英和明珠參予作者的行列（那時她們已在社會做事）。這是她們刻意寫「少年小說」的開始。或許，這也導致了今天這本集子的產生吧。

金英和明珠說她們感激「突破」為她們的寫作生涯鋪了路，而我，看着這兩位年青人在離開學校、踏足社會之後，仍然能保持對生命的熱愛、對理想的執着，保持那一顆童稚的心靈，我感到這是非常、非常珍貴的。

在金英和明珠出版她們第一本書的時候，我誠摯地爲她們祝福。  
突破出版社編輯主任

蘇恩佩

一九八一·十·十六

## 目 次

四〇 三五 二八 二四 一六 一一 六一 四一

---

奇妙的禮物（何達）  
序（蘇恩佩）

奇妙的聖誕樹

利是迷藏

走音的凱歌

本姑娘長大了

太空移民局

柯明與畫

半個蛋糕

一雙手稿

一三七 二三九 三一二 四一〇 一〇二 九〇 八一 七四 六七 六〇 五四 四九

---

校服	寒夜的呼喚	鐵箱的秘密	甲由王	一份禮物	一個硬麪包	籠中鼠	失去的筆記簿	啞鳥	孖公仔麪	媚媚的抉擇	出嫁了	雙（後記）
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	------	-------	-----	--------	----	------	-------	-----	-------

聖誕節愈來愈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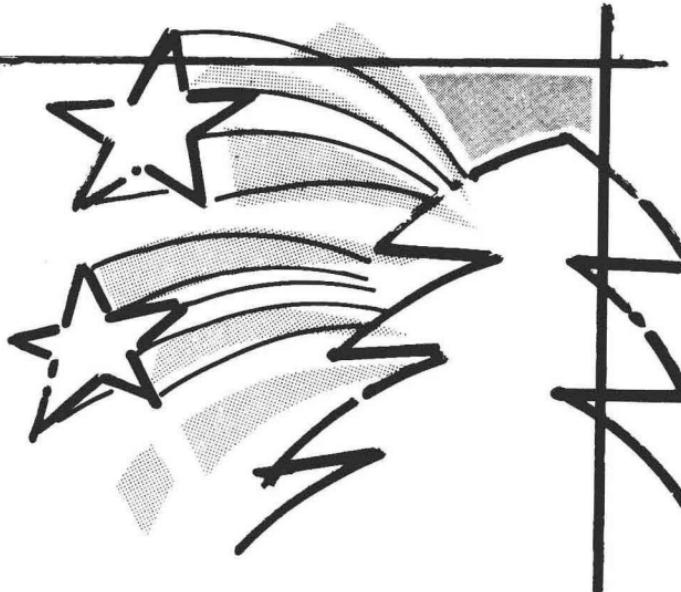
才踏進校園，第一眼就瞧見中央那棵大樹。本來是青綠尖長的葉子，因為掛滿了各式各樣的裝飾品，愈發七彩繽紛了。

「要是我們家中也有一棵——就算是很小很小的聖誕樹也好了。」程日東禁不住想。

也許是聖誕節快到的緣故吧，今天老師派勞作時，個個都歡天喜地。尤其是日東，他捧着老師派回來的「掛襪」，心裡一直甜滋滋。「拿到△等，老師也讚我做得別緻哩！如果世上真有聖誕老人，我就把襪子掛在牀頭，一定收穫豐富了。」日東幻想着。

「這隻襪子，紙造的，就算真的有聖誕老人，它又能載得什麼？」鄰座的鄺偉堅望着自己的襪子，一臉鄙棄的神色，隨手便把那襪子捏作一團了。

## 奇妙的聖誕樹



「喲，」雖然勞作襪子不過是紙造的，但日東還是有點可惜。

偉堅笑笑說：「其實爸爸就是『聖誕老人』啦！他年年送禮物給我，不知今年送什麼了？嗯，我最怕他又送電動狗、活動貓什麼的，老把我看作小孩子。」

「我爸爸從不會送電動狗給我。」日東帶點失望說。

偉堅不明就裡，自言自語：「那真是你的福氣。」

福氣？說什麼電動狗！什麼也沒有！日東心裡計算着，究竟自己過去收過哪些聖誕禮物。大概只有前年爸爸送的一個「首日封」吧。那算什麼禮物！爸爸現在忙個不了，祇是給別人送禮物吧。

雖然「綠衣使者」爲人奔走，傳遞信息很偉大，但爸爸這樣辛苦，連我們也忘記了。昨天他回家又說信件太多，腰也痛了，腳也麻了。聖誕？他半個字也沒有提過！茜妹問日東有沒有聖誕大餐吃，他也不敢去問爸爸。

「你知道嗎？我爸爸年年照例帶我吃聖誕大餐，一點也不知道變通。」偉堅埋怨說，又問日東：「你爸爸呢？」

日東正不知如何回答，下課的鐘聲響了。

「喲，放學啦！」日東借故便一馬當先走出課室了。

其實，程日東那裡會是歸心似箭呢，他想起家裡天天堆滿廳子的膠花，常常做到手

指抽筋的膠花，心中簡直想作嘔——才恨不得馬上拔腳逃之夭夭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門打開了，但見一廳子死氣沉沉的塑膠條，都是用來做膠聖誕樹的。媽正忙得滿頭大汗，在撕膠條。

「日東，現在才回來？唷，這兩個小鬼怎幫得手？你快點來，明知要趕貨啦！」媽邊做邊喊。

祇見日茜和日北在綠沉沉的膠葉堆中，又伏又躺，起勁地玩「游擊戰」，大概是「苦中作樂」吧。其實這麼窄小的廳子，已堆滿膠花了，那還有地方可玩！無論站着、坐着，滿眼、滿耳、滿鼻子——甚至牙齒的縫兒裡也幾乎是膠花膠味。

日東瞥一眼花瓶，空洞洞的，莫說一朶，一片花瓣也沒有。這是什麼聖誕！

「日東——

——媽媽又在催喊了。他唯唯諾諾地答應一聲，苦着臉開始工作。

剪膠葉、插膠枝、撕膠條，重複又重複，不呆板的嗎？日東望着手中的膠枝，想到年年爲人家做聖誕樹，自己家中卻……唉，我們什麼時候才有一棵聖誕樹擺在家中，像別人那樣呢？……日東想着，手的操作更慢了。

「要快點做呀，日東！」媽催促着，又忙着把膠葉入袋紮好。

日東問：「媽，是不是交了這批貨，便做完了？」

「怎會做完呀？聖誕樹做完，還有新年的年花呢！」媽答道：「單是做菊花、劍蘭

，就夠忙了。」

見鬼！又要對着這些可惡的塑膠贊品！日東頹然的想。眞是有火雞肉也嚥不下了。偉堅就好啦，吃大餐竟也會吃厭，我們卻……嗯，不知火雞是什麼味兒呢？

「你們幾個還不快手快腳做？你爸爸說過會買東西來獎勵你們！」媽鼓勵地說。

「真的？」日茜十分興奮的叫起來。

日東卻沒有一點驚喜，心想：「難道會買火雞？」

爸爸回來的時候，果然沒有火雞，他說：「我買來了一棵樹。」

「樹？」衆人都望着爸手中的一盒東西，是××餅店的蛋糕盒。日東覺得很奇怪。  
「為什麼用蛋糕盒裝樹的？」他問。

「想知道是怎樣的樹了？」爸笑着答：「那麼你這大哥哥就負責打開盒子吧！」  
日東急不及待打開一看，眼睛也要跳出來了。

「嘩！」

這不是什麼樹，而是他們日做夜做的膠樹，尖尖的葉子，密密的挨着，看去像一個等腰三角形，雖然祇是一丁點兒的小樹，卻比那些大樹還吸引人，它插在高高的白色蛋糕上，還給白茸茸的棉花圍着，彷彿散發着甜甜的香味。好「奇怪」的一株樹啊！

「好美啊！」茜妹叫出聲，還禁不住用力拍起手來，好像她是頭一回看到這樣的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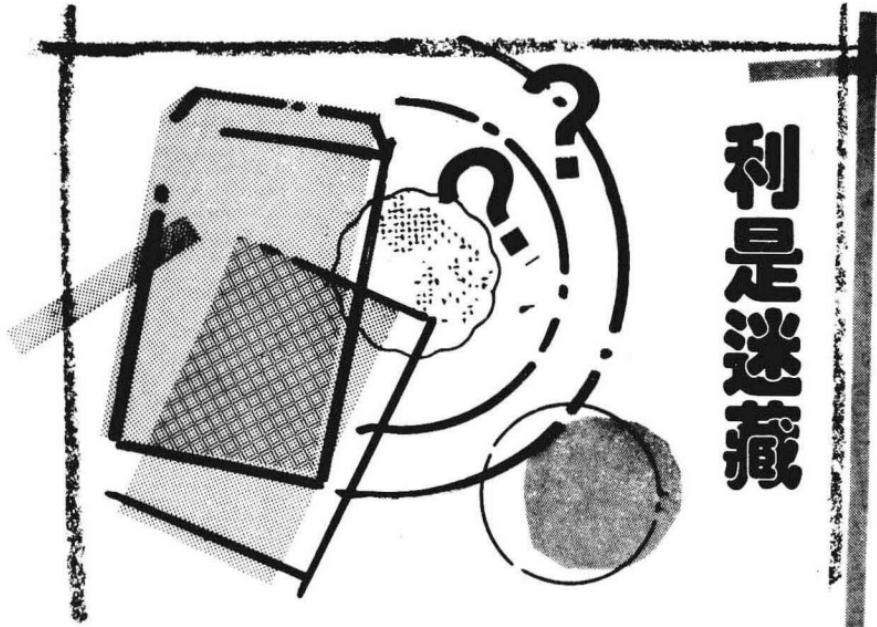
綠樹。

「嗯，說不定是你哥哥做的呢！」爸望望日東，笑着說，「這份聖誕禮物夠特別吧？」

日東聽爸爸說到自己，抿着嘴卻掩不住興奮的笑容。他把蛋糕輕輕的從盒中捧出來，睜大眼望着中央的小樹，又環顧一屋子仍未做好的膠樹，心中忽然升起無盡的愧意。這怎會是死氣沉沉呢？這工作怎會是煩悶呢？我要做好這些樹，做好許多樹。許多大大小小的聖誕樹，有的像這繞着白棉的，插在蛋糕上；有的像校園中的，五彩繽紛。只要每一棵樹，都把聖誕的快樂帶到每個家庭，每個人的心中！

這何止是「奇怪」的聖誕樹啊，簡直是「奇妙」的聖誕樹！

# 利是迷藏



我覺得新年最開心的事，要算接利是了。初五還未到，我便有如此「豐收」，今年該可買對名廠球鞋吧。

「哥哥，今年我們的利是錢好像特別多。」阿思笑着走過來，拿了我整理好的一疊利是來看。「這些都是『軟』的利是嗎？都是十塊紙幣嗎？」她要拆利是了。

「當然，現在哪還有五元紙幣？」我瞪了她一眼。哼，她分明想探測我是不是接了比她更多的利是。

「哎呀！」

「呀！」我也驚叫起來，心裏怪阿思整古作怪嚇人。

阿思張大嘴巴卻說不出聲，顫着手把一封利是遞給我，我這才驚覺封口特別耀眼的紅光——呀，竟是一張百元面額的「紅衫魚